

34

T. 9297/0446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群書考索卷四十八

山堂

石山

石山

一軍之兵積而為國者其兵之數也

此封為數九千五百而天下之兵也

之而為國者而六十四其兵也

十三人者七十二人其數也

其兵也封九百萬井出而天下之兵也

百人馬也

此兵也



群書考索卷四十八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木石山人劉弘毅校正

○兵門

歷代兵類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周自一里之井積而為通為成為終為同凡百里焉自百里之同積而為封為畿九千里焉而天下之田井矣自四井之邑而為立自四邑之立而為甸積而為六十四井為戎馬者四為兵車者一為牛者十二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其出各有差焉自百乘之家而為千乘之國而為萬乘提封九百萬井出賦凡六十四萬平為戎馬者四萬匹為兵車者萬乘其數靡不具焉而天下之賦制矣自五人為伍積而為兩為卒者百人焉百五卒為旅積而為師為軍凡萬二千五百人焉而天下之軍立矣連帥比年以簡軍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載太簡車徒則選擇為

有年春振旅以蒐夏麥舍以田秋治兵以稱冬大閱以狩則練者為有
 時任地以令貢賦則農時不違因農隙以講武事則武備周闕斷斷乎
 良法美意其積非一日矣法志上刑。班固稱周商以兵定天下天下既
 定則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里而制軍賦豈非人之法至周
 而後大備歟已上繫商泊周乘馬法記。管仲變周兵為內政荒已有意於戰矣兵
 法曰善戰者其勢險其法短司馬法自五人一變而為二十五人三變
 而七十五人由是而推之至於一千五百為師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節
 目繁悉要為不可敗而已至於內政則不然以齊國之衆而選士止於
 三萬人其勢險矣率以萬人為軍而君與卿自將其法短矣以此進退
 如决堤如轉石人誰敢犯之此其所以大得志於天下歟雖然夷吾之
 意特欲使之必可戰而已卒之以不戰勝楚則猶有先王之意此五伯
 所以獨美於威公也然而齊之內政始使兵農異趨制國為二十一鄉
 工商之鄉六而士之鄉十五故有執里連鄉師之制五家之執為五人
十五之小戎四里之運為四小戎之卒十里之鄉為十卒自五家為執
之旅五鄉一車公將其一工商之鄉隸公高國各將其一

三軍教士三萬人如鄉之法車八乘蓋鄰為五屬立五大夫使各帥一屬
 之政故有邑卒鄉縣屬之制五鄰請三十家為邑十邑為卒十卒為鄉
五千乘可為三軍者古六勺之戰桓公自謂有自三十家為邑至于五
帶甲十萬車五千乘蓋其斥地之大非齊舊封屬為四十五萬家率九家二兵可為三軍者六蓋如鄉遂之法國中
 士為兵鄙里之民為農兵不諳耒耜之勤而農不識干戈之事自是先
 王寓兵於農其意亡矣晉武公初作一軍獻公作二軍惠公韓之敗作
 州兵文公蒐于被廬七年作三軍城濮之賦車七百乘按楚遠啓疆
 者曰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而平公治兵邾南
 適四千乘昭公十則晉通率亦有五千乘其用七百乘猶齊之法也魯
 自禽父三軍詩稱公徒三萬舉成數也實二成公作丘甲元年謀伐齊
 襄公作三軍昭公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故邾人告吳曰
 魯賦八百乘邾六百乘蓋竭作也哀公始用田賦十二年以夫大變兵
 乘之制而民無餘力矣楚自武王始為軍政作荆戶以伐隋廣而為三
 軍然而成王時所謂車宮之甲若教之六卒甲息之子弟略見於傳往

往非古公子嬰齊為簡之師襄公二年組甲被練漆甲皆創名之康王時為

掩始并沃衍牧隰臯賦車籍馬而有車兵徒兵甲楛之數靈王斥地益

大陳蔡不羨邑則千乘於是有五帥左傳其人敗諸平王又始為舟

師焉若夫差犀甲之士十有三萬人其國語三將軍三萬人吳越春黃

池之會三軍皆萬人此吳之兵也勾踐棲于會稽甲楛五千其始伐吳

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其各不一已此越之兵

也楚吳越皆夷也無井牧之法戰國時齊地方二千里帶甲百萬臨苗之中七

萬戶不下戶三男子卒固已二十一萬大抵戰國之制勝甲以上皆籍

為立戰國桓井諸侯斥地益廣而兵乘之法讓是時益尚騎射而枝擊齊武卒魏胡服趙百

金之習金之習土行於中國後世詔力之兵用矣故荀卿曰秦人功賞相

長五甲首而隸五家然皆干賞蹈利之兵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

武卒而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威文之節制威文之節

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至矣斯言也

漢軍政

漢氏軍政其可取者五一日謹重二日寬卹三日嚴明四日均一五日

周密吾觀漢世國有軍事則不專斷是以縛馬之書徧示百官漢書武帝論

詔屯田之奏初終不議國傳匈奴和親而四百石之博士得以抗論也

張湯以至精兵郡國人主親為擇將相代地吾所急以委陳稀淮湯兵

勁實摧灌夫畧可見漢世重兵戎之意然而從軍有勞得以復除高各

其關中卒從軍者復一歲亡士過多將軍有遣傳金布着令尤卹死

事金布着令曰從事死者給以衣棺羽林養子特錄孤兒武帝取從事死軍之子孫數

至饗遣衛士王祥天子臨幸士卒暴露朝會罷酒揚僕武帝責揚僕事

畧可見寬卹矣自王侯郡守不得以擅與用死符合而矯制有功者不

賞都試僭上者人誅其立卒者至矣上功增級而幕時已察馮奉魏尚

事亭徼不治而出巡已誅食貨志上北乘傳行塞因以歸家勝僕而赦

貢已至其抑欺罔也至矣禁撓者有韓誅安國傳後期者有誅張騫畏

懦者有誅前漢功臣表張騫揚以至都試而不詣都所者必免論霍光

注屯而不詣屯所者以之與論賢事其責驕惰也至矣凡此亦足以

示

示

示

示

見其嚴明矣然而寬恤之恩多施之士卒嚴明之政每用之將帥各當其宜也當是時絲有複宣地節節物筭事筭有成備成三然則絲成之法可謂怨甚然宰相之子乃不免戍邊故將之家亦均於給賦惠帝元示吾法之無私也以至御史大夫出為護軍不為左遷韓安國為侍御酒泉太守即拜破羌趙充國傳不為異數輪臺之詔賊亡不換衛霍行封得喪相除霍去病傳畧可見其均一之意至於上下相維隄防過密京師之兵纔萬人耳統於一官未為過多而二三鄉士各分所領欲其相制也都試之役太守都尉事爾縣之令長丞尉何與而必欲俱會欲其相察也以至銅虎調發以防矯偽伍符素備以正什伍馮唐傳尺籍五符注郡縣有尉亦既足矣而又鄉置游徼亭設一長以防盜賊天下之亭幾三萬所前百官表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五所畧可見其周密之意矣夫以謹重視兵戎故動可寡悔以寬恤侍士卒故下不怨勞以嚴明馭將帥故不敢驕惰以均一定軍制故天下無以議今以周密立兵防故姦究無以生心是以終漢之世天下晏然諸呂之國變生倉卒而備禦素具北胡南越連兵數年而

邦本不搖誠有以也

漢兵

漢先計口授田之法故賦兵以下而不以田丁衆而無田雖貧者不免於為兵故為兵者皆家人子起田中從軍而非素養者也出馬唐傳自其二十三為正卒於是傳借之疇官見高紀二年蕭以給公家縣役給於中都官則為衛士給於郡國則為材官給於邊縣則為戍卒皆正歲而戍其給於縣則為更卒一月即更其更代往來道中衣裳悉自備惟衛士衣食於縣官罷遣則有饗後漢禮儀志其餘則否至於年五十六者始得為閑民就田里勸農桑兵革之事不預若高不滿六尺以上年未及二十三與夫過於五十六者謂之罷癯老弱在所不任其已仕於郡縣而被薦舉者皆不與給兵之選惟邊戍之事孝昭紀注雖宰相之子不免寬傳傳司隸之子自行戍北邊此賦兵之大畧也昭元鳳四年注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知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是謂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賦顧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之人皆直

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
戍者是為過更也其他則有中都官從執金吾緹騎及緹濯士飲飛城
門兵皆中都之兵也夫關中三輔之卒屬於中尉無事則散於三輔戍
於中都如州郡法魏相為河南守得罪是時河南卒戍中都者二三千
人遮霍光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免相罪及京師有警則中尉調發以
為之備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之長安此所謂中都戍卒也
王溫舒諸發中尉戍卒數萬此所謂中尉戍卒也西羌反發三輔中都
官徒弛刑等擊羗正所謂中都官徒也中尉官屬有中壘即北軍王緹
騎五百二十人光武嘗嘆曰陰皇后傳仕宦當作執金吾言其徒役之
多也此所謂執金吾緹騎也緹濯士者掌治船而屬於水衡者也飲飛
者漢募士驍勇者以飲飛名之宣帝世西羌反發應募飲飛騎射士詣
金城者是也城門兵者自戾太子事後始置城門兵有城門校尉十二
城門候杜鄴傳王商以特進孔光以太傅領城門兵得舉吏如五府者
是也若郡國則有材官騎士有樓船有更卒有犇命有弩官蓋郡兵掌

於都尉天下郡國凡百有三置都尉九十山西自三輔之外郡纔十有
三而置都尉者乃三十人郡則有兩都尉會稽是也北邊諸郡則東西
南北中部都尉方高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
輕車騎士此材官騎士也見光武紀七武帝內增七校刑法外有樓船
廬江郡有樓船官下式請與博昌晉船攻呂嘉伍被有潯陽樓船朱買
有會稽樓船此志謂樓船也昭帝始元間晁呂破胡發捷為蜀郡犇
命擊益州此所謂犇命也南郡有發弩官下式上書願與臨番習弩刻
傳式願與子男同博昌習船者請行此弩官者也若三輔則又有胡越騎六郡則又有良
家子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如趙充國李廣則出於隴西馮奉
世則出於上黨其延壽則出於北地皆是也漢世中首勇率行封諸率
為侯李廣軍功多用超等侯爵大夫小者即或置武功爵以賞戰士食
贖或賜武臣則倍於文官續漢功過相當則不賞李廣以適過行者有
功則不賞李廣以矯制有功者則不賞馮奉世不詣屯所則有罰漢
擅弄兵則有罰事延和四年增鹵獲利則有罰不識高擅發兵卒則

有罰公孫戎故事後期則有誅張騫李畏懦則有誅楊僕脫歸則有誅
蘇建擅斥除騎士則有誅黃穿壁壘則有誅胡建匿亡虜則有誅孫
赦爭功則有誅漢世軍法最為嚴整此御軍賞罰之法也買爵至千
夫則復食貨入粟受爵至五大夫則復晁錯奏復一人文帝時見三老
及孝悌力田則復博士弟子及通一經則復元帝時見民產子則復高
二年復罷癘則復卿大夫老者疾者皆注功臣後則復宣紀地節二年
二歲康元年凡百三十流民則復宣詔地徙邊則復文帝時見養民馬則復
六人考功臣表文紀宗室有屬籍及關內侯則復中責者皆舍注若今宗室及關內侯
或賜外繇或著外繇者為著外繇者謂著於簿識或除繇下縣子弟
以為學官子弟有復其繇役者有復其租稅者有復其身者有復其家者
有復一歲者有復二歲三歲者有復十二歲者有復終身有復後世者
此又漢世復除之法也

材官 卓騎 樓船

漢兵散於郡國各有異習而不可以一律齊也巴蜀三河隸川則多材

官取其才力也高紀十一年發車騎材官及中隴西天水安定則多騎
士式元鼎六年發平西寇取西北之地多輕車宣紀本始二年秋發故
關東上郡北地皆有車東南之地多樓船故博昌潯陽會稽諸郡皆有
船以至臨淄之弩手見傳荆楚之劍客季陵傳云臣所屯者皆刑各推
其土之所宜而習熟一旦有事以羽檄召天下兵而無有不集事者方
其兵之在郡國也則屬之都尉每歲八月會都試高紀十一郡太守都
尉令長咸預各以其方之所習而課殿最焉若騎士既發而不詣屯所
則騎士有誅趙守太守發騎士馬不適士則太守有貶矣是以郡國之
兵教習於平時而征發於有事民有更番之休而將無常權之患然漢
之材官騎士輕車樓船四者之兵惟其地之險勁而用之故能以我之
所長而不陷於其所短此其所以多取勝也漢興之初多戰於充豫徐
宋之郊故夏侯嬰以兵車破李由於雍丘地屬陳留兗州灌嬰以車騎
破項籍於東城屬淮南皆車騎雜用之地也然東阿之敗高紀素二年
陳素以騎將不能勝漢之車坡下之圍地屬宿其以餘卒不能勝漢之

騎五年高紀則騎之與車步之與騎其所遇之地固有優劣也至於韓信

之伐趙未至井陘而止合選輕騎二千擊趙王於泚水誠以井陘之險

非車騎之所便而彼則能權其地而用之歟伐胡之師多戰於函井河

朔之境故霍去病以萬騎出定襄公孫賀以輕車出雲中出武紀皆車

騎雜用之地也然白登之圍蜀并州漢以步卒出匈不能勝敵之騎李

陵之敗漢以用車不能禦虜之兵則騎之與步軍之與騎皆所遇之地

固自有優劣也至於衛青之出塞環武剛車以為營縱騎五千擊單于

於真顏城顏山趙信城以武剛之利非塞地之所恃而彼則能權其地

而用之歟琅邪以東盡海也車騎步皆不得而進自嚴助浮海以救東

歐而漢始知水戰之為利故武帝遣樓船將軍從兵浮海以擊朝鮮

傳卒平其地而為郡縣此豈非海道之利於舟乎魏郤以西盡蜀也車

騎舟皆不得進自蕭何請用巴蜀以定三秦而漢始知步戰之為利故

高帝自南鄭引兵從故道故道縣出襲秦將以有咸陽紀出本此

豈非山阪之利於步乎大率北地利於騎中原長於車江湖利舟師而

隴蜀宜步卒各隨其所利而用之晁錯言兵事亦幾於是矣

漢南北軍

漢京師有南北軍南北二軍同以相伺察周勃以北軍而安劉氏故南

北之相制而無偏重之患諸呂用事齊趙合兵西向與灌嬰連和以抗

呂氏以見其內有緩急則外足以制之也七國之變京師遣周亞夫將

三十六軍以討之不數月而遂定以見其外有緩急則內足以制之也

內外相維故無輕重之別。刑法志曰高祖既定天下踵秦而置材官

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也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

時講肄脩武備云所謂南北軍者初未知其果何在也及細攷之光祿

勳所掌即衛執戟殿下此其在內者也百官表言衛尉掌宮門衛屯兵

而漢舊儀云衛尉寺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內衛士於周垣下為

區廬則亦在內明矣故諸呂之亂太尉既令鄴寄說祿得入北軍然尚

有南軍勃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得納相國產殿門故太尉先奪北軍次

奪南軍自外及內也江充傳時為直指繡衣充察貴戚近臣多奢侈者

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即移書光祿勳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毋
令得出入宮殿諸北軍而不當出入宮殿移劾門衛禁止而必屬之光
祿勳此又南軍在內者之驗也惟以八校為北軍而入校未置之前史
雖未詳載其何者為北軍如太尉之入北軍宋昌之鎮撫南北軍則北
軍自漢初置之久矣然以後事攷之如黃霸守京兆發騎士詣北軍馬
不適士劾之軍興則漢初北軍之制必各調發番上也加漢官儀云民
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之類是也觀霍光傳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
士不以南軍重之也使北軍果在內南軍果在外則何為不發外兵而
發內兵邪漢南兵不輕出故所出者惟北兵多見於史傳則北軍又不
得為之在內矣或曰北軍蓋指未央宮殿環衛王宮在長安之內者而
言所謂南軍蓋指十二城門及三輔所屬在長安之外者而言彼惟見
劉屈氂傳去上從井泉來發長水及宣曲胡騎引騎長安而太子在內
乃曰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夫長水宣曲胡騎既曰北軍則當
在長安城內守王宮何為乃云入長安邪觀吾立壽王傳云上始為微

行胡騎正屯池陽北至池陽南徼長楊蓋胡騎正屯池陽則知胡騎長
水所以特在外者正以武帝常在池陽也武帝在外而衛兵亦在外亦
何害其為屬北軍若以北軍為內南軍為外則無據之甚矣三輔黃圖
云中壘屯騎虎賁屯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八營宿衛王宮是也或謂
周勃安劉乃北軍制南軍之效此說得之若謂劉屈氂發三輔近縣兵
及長水宣曲胡騎入長安乃南軍制北軍之效則非也蓋漢南軍掌於
光祿勳衛尉百官表光祿勳有羽林期門之屬衛尉掌宮門衛屯兵是也
北軍掌於中尉如百官表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外而中尉屬官有中
壘李德裕撰劉洪規碑云漢氏京師有南北軍之屯武帝既平北粵內
增七校中尉實司其任是也南軍光祿勳衛尉掌之北軍中尉掌之故
胡廣曰衛尉巡行宮中執金吾徼於外相為表裏以擒奸討猾而唐李
揆亦云漢以南北軍相制而南軍之在內北軍之在外又何疑焉漢之
南北軍正猶唐之南北衙也南衙衛兵是也北衙禁兵是也故攷漢制
者當曰宮殿內有即衛羽林期門兵宮殿外有衛尉兵皇城之中有中

尉北軍兵京城之門有十二城門兵中尉徵循京師則又有三輔戍兵
中都諸官府有郡縣番上戍兵則漢兵大畧得之矣蓋自高帝之興櫛
風沐雨於鋒鏑之間為斯民請命上帝兼天下之謀合天下之勇而始
克平之豈其奠天府之安享未央之尊而遽忘兵衛歟此南北軍之屯
所以留神軫慮而不敢忽者也想夫營壘星羅儀衛翼張勇敢畢集而
戎容壯焉法律昭列而軍政修焉精鍛煉之工而戈甲利焉嚴廐牧之
令而軍馬備焉國勢以隆主威以強姦心以銷舉積諸此厥後諸呂譁
張周勃一入北軍而漢祚之安若泰山而四維自非高祖創定遠之規
後嗣何以克遵洪業哉傳世四百未之或改而制度益以備具故典領
之官則太尉上將軍衛將軍是也分掌之吏則中壘校尉北軍中候之
流是也僚屬之負則南北皆有軍正與丞天漢中胡廷所兼守者是也
勞賜之典則當更者上親臨饗之見於寬饒之傳選取之法二年則氏
年二十三而用五十六而退見於本紀之注其更休則一歲為衛十二
歲為材官高祖二年其閱習則西京曰都肄東京曰乘之乘之者所以取

孫吳六十四陣者也噫亦可謂備矣抑嘗觀高帝之時其所以治軍修
備者不獨南北軍屯而止若肅何則立武庫者也若韓信則申軍法者
也君臣之間用心如此蓋其欲得猛士守四方之志常存於胸中則宜
其天下既定之後低回顧念分屯並立相與維持不容已也彼唐志之
說則言其南北相制而已通典之說則言南如唐之衛兵北如唐之羽
林而已或者又以南北迄漢更不復而叙而以為領城門兵者幾是是
皆其一端而非高祖所以飭武備貽謀深遠之意故畧之

雲臺諸將

范蔚宗二十八將傳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代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
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其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
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算
固將有以焉光武監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景賈之洪
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不過特進朝請而已高秩厚禮允答元功
峻文深憲責成更職建武之世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

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全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云今以
史傳而攷二十八將之功其大者如昆陽之戰邯鄲之戰與夫經畧河
北謹守河內之功其他如隴蜀之平赤眉群盜之捷皆其功之可錄者
也如王霸如傅俊之徒則有從擊尋邑昆陽之功如劉植景丹萬脩李
忠之徒亦有從擊邯鄲平河北之功固守信都以拒王郎而開門迎勞
者任光也合漁陽上谷之突騎并軍而南以附漢者吳漢也方帝之朝
北征燕趙而河內尚難其守此其任亦重矣推寇徇以牧人御衆之才
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雖遠征未嘗乏食則中興之根本於是立矣方帝
自薊而還莫知所向且欲以信都之兵西還長安此其機亦危矣惟邳
彤力止其行而請奮二郡之兵揚響應之機以平河北則中興之機會
於是得矣自請北取上谷之兵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
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者景余也陷陣却敵數破群盜撫劍抵掌
馳志伊吾之比者臧宮馬武也馮異之討赤眉而三輔以平杜茂之擊
盧芳而薦門以平馬成發會稽丹陽等兵以討李憲而江淮以平陳俊

之從擊銅馬王梁劉隆之擊朱鮪堅鐔擊大槍於盧奴蓋延圍劉永於
睢陽以樓船數千艘逆流而上而徑破公孫述者岑彭也從馮異以伐
蜀而使北地諸豪悉畔隗貴而來歸者祭遵也敢戰深入則有若賈復
主登陣陣則有若銚期以克定城邑為本不存首級之功則有若朱祐
至若鄧禹之深沉大度授以西討之畧而入關之初三輔之民皆襁負
携子以迎王師者日以千數人皆知其為禹之功也而不知其杖策渡
河之初首論大計而乃有延攬英雄務結民心之語披輿地圖之時開
廣帝心而有在德厚薄不在小大之論任使諸將乃多訪於禹每有所
與皆當其才此豈諸將所及哉此禹所以獨首於諸將也是以永平之
中顯宗慨念豐功乃圖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有王常李通竇融
卓茂合三十二人夫王常之得預其間者豈非以始事之初首率下江
諸將以欲輔漢室乎李通之獲與於此者豈非以南陽騷動之初察相
結約而起兵以相應乎竇融以河西而歸漢能使民之知義卓茂為客
令而示教能使民之知化功亦可紀矣至於馬援聚米以陳隗囂必破

之狀守隴西而破先零之功擊武都羗而隴右清淨擊交趾寇而嶠南
悉平功非不著也而不與諸臣之次本欲示公適所以為私豈非祿房
之故非有所不敢及乎故東平王蒼觀雲臺功臣圖而獨以伏波為問
帝乃笑而不荅吁不言之中意可想矣其後安帝永初六年追惟勲烈
按圖披籍於是紹封二十八將之功臣興亡繼絕之意久而愈加亦顯
宗有以先之

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

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次第繫之篇末以志功臣之

次云爾

馬武傳

太傅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金椒侯馬成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琅琊太守祝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种

驃騎大將軍參謀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夏陽侯馮異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

信都太守河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右將軍槐里侯萬脩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太常靈壽侯邳彤

衛尉安成侯銚期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种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虜將軍揚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將軍慎侯劉隆

太傅宣德侯卓茂

漢唐備禦之策

漢待匈奴之策其畧有四而君子獨有取於孝文帝唐待匈奴之策其
失有四而君子猶有取於太宗班固云自漢興以至於今其與匈奴有

脩文而和親者矣有用武而克伐者矣有威服而臣蓄者矣然其大要
不過兩科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以愚觀之皆未得
其要也高祖自平城之後非不欲一舉而空朔庭然爭攘始定之初民
力彫弊思欲逞志而不可得故其勢不得而不用婁敬之策然以正朔
之所不能加而乃欲以甥舅之好羈縻之此其策之失也孝武設馬邑
於衛霍絕漢之師竭中國之力奮於一擊而士馬物故至於大半海內
虛耗實自此始至其甚也又從事於烏孫大宛之間開西域以斷匈奴
之右臂匈奴之勢未衰而中國固已疲弊矣此其策亦未為得也君子
尚取於漢唐自晉陽始興之初亟於得志於是屈意外助而借師於突
厥始欲成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此其失一也開元天寶之間吐蕃最
盛而中國未易以遷屈也而元宗乃從事邊功輕舉妄動以取石堡城
拓境千里似若可喜未幾戍馬入寇境偃然而復取之邊事自是不寧
矣其後王忠嗣雖以持重安邊為策而哥舒翰復邀功於石僅安能使

彼貼然而不較哉此其失二也范陽之變直至長安而兩京遂以不能
守勢固熾矣然以李郭之將而用李必直倚范陽之策何慮不濟而乃
復踵前轍邀回紇以進討彼得以窺我矣宜其邀索無已卒為唐世大
患此其失三也宋泚涇源之變以渾瑊李晟之徒制之有餘力矣德宗
倉皇無策輕許以地而求吐蕃以助及奉天之難息而吐蕃之禍作矣
至於劫盟平涼以間踈名將變詐反覆而中國無一日之寧李泌最善
為謀者自謂能不勞中國之兵而使吐蕃自困及觀其策而大要結回
紇以殺吐蕃之黨與招雲南以斷吐蕃之右臂亦出於一時不得已之
謀抑不思借回紇以制吐蕃則他日回紇之患亦一吐蕃也此其失四
也君子又何取於唐惟漢文之時雖曰未克和戎而留意邊備今年幸
代明年幸雍無歲不為自備之計躬被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子
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以作天下勇銳之氣聚天下精兵於廣
武以固中國不可犯之勢顧問馮唐慨想頗牧以屬意於守邊之將愚
是以知其得備戎之策太宗在唐慨然有雪耻酬百王之志滅突厥俘

顏利斥地山陰至于大漠而又命將四出東馳西騁無不如意命君集以滅高昌而西北邊之地極于至遠若命道宗以滅延陀而回紇諸部悉稽首而請命親幸靈武以受降虜而得以伸其上報千古之意愚是以知其得禦戎之策矣自古待夷狄不出二策養威於內則有備戎之策伸威於外則有禦戎之策是以中國之計不出於守則出於戰所謂備戎者固一策也不容以自安於守則所謂禦戎者亦一策也待夷狄不出此二策然而文帝在漢惟知所以守而不知所以戰太宗在唐惟知所以戰而不知所以守猶未免得其一說惟今日擇將備邊屯田積穀以養中國不可犯之勢厲兵秣馬分兵教戰以乘夷狄可乘之勢用之於守則文帝備戎之策也用之於戰則太宗禦戎之策也兼漢唐之所長而並用之正今日事也又嘗反覆而論之漢之待匈奴有過於唐而唐之待匈奴未及於漢兵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漢之孝文猶知有自備之說也唐之所以為備也果何如哉觀正觀盛時分處降虜以處塞下軍于瀚海皆置都護此乃太宗勝虜之後其勢不得不

出於此本非守禦中國之遠謀也唐惟不知所以為備戎之策故於世雖從事於戎狄而卒不能得其要領彼其習見太宗之時不過於禦戎之策耳而不知所謂先為不可勝之計是以唐史臣於突厥傳惟叙不言太宗禦戎之功而惟叙謀臣內備之說如劉餗謂周得上策則取其惠中國以綏四方之意至其論漢則曰能移其財以賞戍卒則民富移其爵則餌守臣則其將良此劉餗備戎之策為可取也杜佑謂關中鄭曰二渠溉田數萬頃能復兩渠之饒屯田富力則河隴可復杜牧謂兵不見練事不責實賞厚罰輕將不專任於是五敗之說攷其為意亦汲汲於自洽矣此二杜備戎之策為可用也孫權論南詔蠻謂宜度要害募卒以守相地分屯春耕夏蠶以資衣食秋冬嚴壁以待寇此孫權備戎之策為可用也然則唐末未嘗無策持其所用者不出此耳吁此唐之所以不及於漢也宋朝撫馭夷狄之規誠可以上繼有周之策澶淵之役契丹他國入寇真宗聽寇準征伐之策親御鞍馬兵鋒未交而虜人已折北不支退而請和真宗不拒也寶元中西夏擾我北

鄒韓范二公實任經畧之責兵戎爰興功緒隨見迨夫慶曆之時夏人納款仁宗終不加怙終之刑而許之自新抑且加以幣賜由是觀之祖宗之時備禦之方積習於閑暇之時而應變於隨機之際可戰則戰可和則和不使勢之在彼常使權之在我是豈有漢唐一偏之失哉

群書考索卷四十八

後集

群書考索卷四十九

後集

○兵門

漢邊兵

漢世戍邊之兵掌之無定官高祖陳豨以代相監趙代邊兵傅寬為代

相國將屯張蒼為代相國備邊寇本傳高武帝時李廣本傳程不識俱以

邊郡太守將屯趙充國昭帝以中郎將屯上谷此掌之無定官也司馬

事呂后五年始令戍卒歲更文帝十三年除戍卒令及武帝中世乃詔

減隴西上郡戍卒之半而宣帝時蓋寬饒為司隸子自行戍北邊河邪

攻韓安國傳安國與王恢議擊匈奴曰陛下復遣子弟棄邊守塞觀此

則戍卒之復其殆武帝之時乎蓋漢雁門雲中以備北狄隴西諸郡以

備西羌巴蜀諸郡以備西南夷遼東燕齊諸郡以備朝鮮會稽諸郡以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木石山人劉弘毅校正

備南越此漢邊備之大畧也及詳攷之邊郡增置長史驛女則異於他

郡吏任事者得武庫兵則異於他吏都尉司馬不治民則異於他職

真於他吏此其優也有事則廷臣集議上奏則不日報可國儲其於

邊如此其急也大司農調給費用或續以少府或令入粟於邊而受

錢都內武帝通西南夷拒賦不足乃募豪民西其於邊費如此其備也

太守將萬騎行塞兵庫則專置令官三十六苑分布西北有死亡則廷

尉史按驗亭徼不治則太守伏誅于以見其嚴邊備也民徙邊者則予

冬夏衣鼎鑄論稟屯田則予犂牛昭元鳳三年止胡人所驅則予其半

戍卒一歲而一更鼎鑄論一歲而更此又邊兵之大畧也以至北邊諸

郡特藏兵器成紀建始元年西北二邊分養苑馬漢儀內郡有守有丞

而已邊吏又有長吏以掌兵內郡郡縣有令丞而已邊郡則又置障塞

尉後百內郡則太守都試而已邊郡則又將萬騎行障塞而駕御邊吏

鎮撫邊民每加委曲丞相東曹實掌邊吏之瑣兩吉或有邊寇則按視

邊瑣而科條長吏每除邊吏則五府舉人以充之西域都護缺則推舉

段會宗護羌校尉缺則會舉辛湯邊戍正卒一歲則更邊吏則三歲而

更其有任事者則取古者賜斧鉞之義而予之武庫之兵器母將降奏

至於從邊之民食貨北邊騎士輶車不算邊民被害饑寒相

失則天下共給其費蕭望之傳而六郡良家子則選以為即以給羽林以為

邊人漢大抵漢人之經理邊郡詳矣蓋西漢備禦西邊以為三輔捍蔽

其法最密與內郡不同蓋自周衰而西方迫近戎狄民習戰備高上氣

力漢因其俗取六郡之內騎射異等者謂之良家子補以為羽林期門

名將之選由此出使其俗有欣慕蓋有以鞍馬騎射為官而登將相者

太僕所掌牧師諸苑三十六所養馬三十六萬四分置河西六郡屯田

殖穀有農都尉以領之宜未效穀取之以為官名邑號一郡所積不下

百餘萬斛穀內尉雖廣止置一尉而西邊都尉增置特多又有兵史以

佐守掌兵馬胡騎仇健則又有屬國都尉以領之東漢之興專意文治

公卿大夫往往鄙棄勇力是特西邊之備虛矣問其牧馬則漢陽一苑

之外餘郡無有也里有牧師苑皆令官主養宮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
之問其屯兵則平原度遼一營之外餘郡無有也兵馬一職無長史農
田之職無都護酒禮之會于通於上下而民始疎於內郡公府辟召皆
尚文行而西州豪傑不取也羽林期門不以黃門鼓吹選補則入錢穀
者即得之而段紀明皇甫規之徒乃以文學之策選於是可見故曰明
帝罷緣邊屯兵之後永平元年以野北胡有變則置度遼營八年用鄭
衆之南蠻有變則置上林兵和帝紀十羗犯二輜則置長安雍二尉安
言置初四鮮卑為寇則置漁陽營安帝建初其後盜賊浸作緣邊緣海稍
稍增兵順帝永建元年緣邊增步而扶風漢陽三百塢順帝紀永和五
所置屯兵魏郡常山六百塢皆置屯長山漢傳詔魏郡趙國常山中
而西園八校乃以小黃門統之其事無足言矣

漢兵將

天下之患莫大於兵無事而聚食將有權而專兵先王必於其所自出
者深為之思曲為之備設卿遂井田之制以寓兵設比閭族黨之官以

寓將於四時之際命有司講武而教民以鼓鞶鏡鑼之節諸侯卿大夫
朝聘燕享從容歡欣之際而猶不忘弓矢之事故方其有事則取兵於
農以執干戈取將於士大夫以典軍旅事已則將還其職以治民兵散
于野而力耕是以兵無聚食之費將無專兵之虞此其綱紀大意之所
在者而見於節目之間則征行者限其數調發者從其方備邊防者甚
嚴制畿兵者甚重其別又有四焉且通籍于司徒者若彼其衆征於司
馬者不能什一其限其數也而未嘗悉民以為兵伐楚以荆伐淮以江
漢是從其方也而未嘗調民以戍遠徼作而征雨雪而歸是邊防不以
無事而暫止蓋恐其一旦有倉卒之變元戎啓行不過十乘是畿兵不
以有故而輕出蓋恐其內外有輕重之患此先王之深意寓諸節目者
又如此求其綱維而循其節目類皆無有隙之可議此其所以經久而
無後患而為先王之制歟自周衰一變而為齊之內政再變而為晉之
爰田先王之制其綱維節目掃地盡矣漢興吾始有望於復古者抑嘗
深考其制則夫紀綱所在吾固以先王之遺意尚存而猶有不滿於吾

心者亦以其節目之不詳而一代良法未能無累也何以言之民年二十則專於籍而歲及立秋則嚴兵法之隸公卿子弟執戟以備宿衛而博士郎中皆課之射當是時民與士大夫有不閑軍旅者或為卒更或為踐更或為過更民皆已練之兵或取之於大農或取之於宗正或取之於太僕而士大夫皆可命之將以是觀之大抵漢制之善者在於兵不常聚而將無常負故材官騎士布滿郡國有事檄召否則罷歸衛霍勲大績重身奉朝請兵皆散去夫是以終漢之世上無叛將下無驕兵彼其綱維大體猶有先王之遺意吾於漢亦何敢議若乃以軍擊虜預郡國材官之數者發之可也奈何吏無告勅父母有市籍彼獨何名而一切征行甚而列侯封君吏二千石皆有所不免是悉民以為兵也得無困於征行之憂乎戊邊備胡如上郡北地隴西之兵調之可也奈何淮南之於漢汝南之於金城相去幾何里而一切調發而其東方之卒亦所不免是驅民以戍遠也得無困於調發之勞乎時平若不可以弛備矣而赤白囊一至始科瑣邊吏倉卒必有不可用者何以為外防之

道戍卒若可實邊矣而中尉北軍亦出擊胡王旅將無鎮衛之職何以為內重之權漢之節目不謹者吾蓋於此而見之嗚呼漢去古未遠有意于先王之制則既正綱維之本而復察於節目之間以無聚食之兵無搔兵之將而又征行者限其數調發者從其去備邊防者甚嚴制畿兵者甚重則漢之兵制非漢之兵制三代之兵制也夫惟綱維僅立而其節目見於數者大率踈畧而不加意是以漢之兵制雖少近古而卒不能遂如古也以此觀之古今之兵制大抵欲詳密而不宜踈畧也方其盛時京師有南北二軍之屯諸陵有六國豪傑之徒而其根本既強郡國有都尉掌兵邊郡復立長史而其法制甚備加以御兵之制簡肅精明六級之差而雲中之賞不行七日之速而金城之奏已報輪臺之詔敗亡不掩衛霍行封得喪相除而無壅蔽之欺雖其節目之不周而大體既正又得是數者維持之故未見其弊自中興以來而兵制浸失都試之法不可罷者罷之三校尉之官不可廢者廢之蓋至於郡兵不練而專倚南北二軍以集事是兵非曩時比也士大夫不閑武事至引

邊將以入朝是將非曩時比也漢家之初不詳於節目纖悉而今也又并與其綱維大體者一切廢去漢為得而不衰

漢唐邊備

形勢 兵旅 將帥

漢之邊備莫善於西漢自東漢以來則不可以言備矣唐之邊備莫善於唐初自天寶以來則不可以言備矣西漢之時鴈門雲中以備北狄隴西諸郡以備西羌巴蜀諸郡以備西南夷會稽諸郡以備南越此邊備之形勢如此也丞相之子均調戍邊司隸之子見行戍邊太守將行塞將兵萬騎三十六苑分置西北備邊之兵旅如此也屯田殖穀有農都尉以領之一郡所積不下百餘萬斛入粟塞下糴穀隍中此邊備之糧食如此也陳豨以望代相監趙代邊兵張蒼以代相國備邊寇李廣程不識俱以邊郡太守將屯此備邊之將如此也至於東都中興之後緣邊屯兵惟存度遼一營餘悉罷夫視西漢形勢之備為如何罷車騎材官即郡兵已虛罷都試法即兵不習戰邊郡亭候吏卒悉從減省視西漢兵旅之備為如何農之職不置都護而邊計無可儲之積郡隲任

尚發兵會聚則至於借俸侯王其視西漢兵食之備為如何自隴蜀既平之後絕不言兵公府辟召皆尚文行而西州豪傑不與也段紀明皇甫規乃文學進士大夫不開武士其視西都將帥之備為如何故曰漢之邊備莫善於西都自東漢以後不可以言備矣有唐之初邊要之處皆置總管寧朔要地或置大使以護突厥單于瀚海置都護府以禦北邊此其備邊之形勢如此也邊戍之軍軍城守捉總之於道戍邊之兵三年一代三時耕稼一時習武此其備邊之兵旅如此也太原屯田始於睿靜太宗之時增屯并州足省餽運此其備邊之糧食如此也李世勣都督并州而邊塵不警太宗謂其賢於長城此其備邊之將如此也自開元天寶以來諸道節度盡用胡人精兵咸聚北邊而天下之勢偏重則其形勢視唐初如何也折衝諸府無可交之兵而戍卒更代多不以時故杜子美一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則其兵旅之備視唐初如何也兵卒驕恣或逐主帥德宗之時以邊兵隸神策由是塞上搆神策行營皆統於中人則其將帥視唐初又如何也唐初三邊之兵

止於十萬自李林甫導人主以邊功而三邊之師蓋四十九萬衣糧之給以私勞費其後陸贄言備邊六失以為財置於兵衆則其糧食視唐初如何故曰唐之邊備莫善於唐初自天寶以來則不可以言備矣惟我藝祖皇帝用李漢超屯關南以捍北虜郭進振西山以禦太原姚內斌守慶州以備西戎所以為備邊之形勢也開寶之初制更戍之令使熟知邊塞之扼塞三年一更或閱講武殿所以為備邊之軍旅也何繼筠屯隸州二十餘年董遵誨屯通遠軍四十年其餘皆不減十年邊境賴之所以為備邊之將帥也西北二邊軍市之租多賜諸將不問出入徃徃賞賚又輒千萬是又備邊之軍食也蓋形勢張則可以固中國之勢兵旅振則可以壯中國之威有軍食則緩急無轉餉之勞有將帥則戎卒守可用之士備邊之策莫先於此矣宋何承天備邊之對大要欲田淮泗以實青徐築城邑以壯形勢計丁役以給澁仗堅壁以俟其來整甲以乘其弊周王朴上開邊策亦謂群材既集政事既成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則有必取之勢愚敢以為獻雖然形勢也兵

旅也軍食也將帥也是四者固邊備之不可缺者然得其人則形勢不患其不強軍食不患其不足兵旅不患其不振苟無其人徒瑣瑣於是數者之間事愈不可具舉矣昔先零諸羌嘗為漢患而漢之所以為備者惟一充國耳今以其傳攷之馳至金城以圖上方畧四望隄中而知虜之不能守則形勢之強愚知其在漢而不在羌矣以淮陽汝南之步兵分屯要害條上便宜十二事以省運輸則兵旅之糧軍食之豐愚知其不在漢而不在羌矣其後先零諸羌稽首請命金城屬國以處降羌是漢之邊備得一充國而有餘吐蕃蠻夷常為唐患而唐之所以為備者一德裕耳今以其傳攷之於劔南西川建籌邊樓以山川險要列為二圖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則形勢之強愚知其不在唐不在虜矣雄邊子弟使之習戰而飛星流電總十一軍不聞乏食之患則兵旅之強兵食之豐愚知其不在唐而不在虜矣其後南詔愁懼請還所俘吐蕃淮州卒以城降是唐之邊備得一德裕而有餘然則今日之言邊備者於是可得其要矣

吾觀李泌告德宗曰府兵之制史冊不詳於是參稽傳記以類焉蓋府

兵之制始於西魏蘇因於周隋而大備於唐二十為兵六十而免正觀

十而民無常兵之勞三時耕稼一時治武見李牧原十六衛而兵無常聚之患

六家而賦一兵李必曰府兵皆於六戶中等以上家有丁是不悉民

以為兵也六家而供一兵此是不仰給次官也宿衛者一月而更十一

年宿衛者皆上戍兵者三年而代李必曰戍邊舊制三年而代又曰關

為三年則所以役民者甚簡也置府六百而居關中者三百六十以

太宗列置府兵八百餘所在關中者給五百焉杜牧原十六衛以正

觀中內有十六衛舊養我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與此數不

同也此以選舉天下不敵關中所以明乎輕重之勢兵散于府將歸于

朝而無握兵之重所以杜乎禍亂之原見唐志若夫器甲則出於民唐志

皆自備輸之車戍兵衣糧則又取辦於民劉仁執曰士卒咸言勿國無

養兵之費唯元從禁兵與番上衛兵或出征者有所給焉孫唐論又劉

海西百姓爭欲從軍或請自辦衣糧謂至於教戰調發亦有可考者折

之義征則征伐之際衣糧當從官給也

衝以農隙教戰陣按閱不精則罪至折衝并及刺史李必家傳此其教戰者

也國家有所召發則下符契於郡府參驗乃發此其調發者然也唐志

夫府有三等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有折衝都尉左

右果毅都尉又有別將長史兵曹校尉於師等官以其等級相統治則

有坊團隊火之制居無事時耕於野有事則命以出兵解輒罷其所以

織悉委曲為維持經久之計者誠三代而下近古之良法也故李泌謂

德宗曰正觀中北滅突厥延陀西取龜茲盡臣西域滅吐谷渾高宗滅

高麗百濟新羅皆府兵也自置府兵未有外叛內侮殺帥有擅者正以

經畫得宜而區處之盡善也杜牧作原十六衛亦曰國家始踵隋制開

十六衛將軍屬官各守分部夾峙禁省自正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間

戎臣兵伍未始逆命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郵表裏聖筭神術也古

今以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然不一再傳而弊端已見接于開元

其制因以廢墜是豈立法之不善蓋所以守之者非其制也且始者宿

衛之士月上而歲偏至高宗則番役更代多不以時唐志始者番上宿衛

謂之侍官至武后則悉假姻戚以充役使宿衛之士固亦有亡匿之患
矣李氏傳始者出征多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命劉仁軌鎮洮河而兵始
困於久戍必李始者戰沒行陣則官其子孫高宗以後官不記錄劉仁軌
而兵非樂於征戰又州縣調發類不以實壯而富者以財免貧雖老弱
亦不得而逃焉州縣之兵於是又有逃亡之患矣劉仁軌疏
之時衛士不給唐志府兵寡弱李氏傳是以張說募曠騎以為長從宿山而
番士之制已廢李林甫募長征兵以息山東之戍而邊戍之制又廢自
是而後兵農既分不可復合於是有養兵之費矣故開元之時歲供邊
至天寶以後益兵浸多為費浸廣天寶以後養兵每歲用衣千二百萬
糧百九十萬斛又天寶九年朔方節度使張齊立給糧失宜軍士怒歐
其判官至其甚也止受甲見唐志天寶以後曠騎之法又稍變廢士失拊
循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邊請停上下魚書方鎮篇其後徒有兵
額而戎器並廢祿山之變至無兵可以受甲至永泰建中之世其弊尤
甚故獨孤及陸敬輿諸人皆言其弊以為竭天下之財以供無用之兵
財利匱於兵兵統法壞於奉軍豈非兵民既分其弊遂至於此歟加以

天寶以後人主中心邊功調發遠戍民益無以為生杜子美所謂一從
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時頭白還戍邊亦
可見矣世之說者見府兵後日之弊遂歸咎於太宗立法之不詳蓋亦
未深攷焉耳張說不能因時救弊以復正觀之舊願乃立苟簡之制以
便目前畧不思異時之患遂使古人良法美意因不復見終唐之世根
本不固國勢動搖失居重馭輕之意者說亦不得不任其責焉其後雖
李泌與德宗議復兵府非不拳拳而終不可復杜牧傷其廢壞慨然作
原十六衛以自見意而一代之制竟無有能興起者豈非其源一失後
世難於復攷歟識者觀古制之不存後世蓋不無限於張說也

唐藩鎮

唐自太宗參酌西魏周隋之制以防天下之變而府兵之制遂為一代
之大法分置諸府以布列內外更番迭上以分隸禁衛繼天下凡八百
餘府而環京畿者殆五百餘所以防外重內輕之憂隊伍火長各有等
差折衝果毅各有定序所以立上下相維之勢四方有警則命將以出

事已輒罷則又所以防跋扈專恣之漸至於邊防之制則城捉鎮守率皆有所使一道則又有大將以總其權當是時進退伸縮罔不惟朝廷之命而將帥重臣無不奔走以承要東京邑嚴固而四方無虞此正觀之世所以為有唐極盛之時也自府兵法壞而節度之權浸浸日重而藩鎮之禍始盤結而不可解終唐之世與國更為消長而一代之變其大節有可論者方永徽之初都督帶使持節者始曰節度斯時有節度之名矣猶未具其官也再傳景雲之出薛訥為幽州節度使斯時有節度之職矣猶未重其權也接于開元文武迭用不久任不造授專領正觀故事猶有存者此蓋元宗之初年也奈何遙授之端一啓於王嗣真之寵兼領之設復溺於蓋加運之私愛攘卻四夷之意始銳然以自奮而為邊將者十餘年而不易方鎮之權於是乎重使元宗請求立一國之舊制使無外重內輕之弊則復可維持而不亂惜其募廣騎以宿衛而無可交之兵在內之勢日輕置長征於邊而精銳咸聚西北在外之勢日重十道置使偏於邊陲而藩鎮有強盛之勢節度之職盡用胡人而

國家無藩籬之助漁陽之變豈待智者而後知哉肅宗起兵靈武初造唐室是宜正上下之分以紀綱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承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鎮國之重事也王元志之亡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請不問賢否惟其所欲與者授之節鉞甚至偏裨逐主帥亦因以位授任之爵祿廢置不出於上而出於下則禍亂未庸有極乎廣德之際安史之亂既已削平河北諸州既已實服此正因事置變之機也子儀之在當時力請解罷節度以收兵權其所以為後日慮至深切也代宗一切不之聽卒使僕固懷安養寇以自封而薛嵩李寶臣之徒皆分帥河北以自固其黨于時朝廷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以授之此所以復兆後日之禍也德宗慷慨發憤痛懲積弊即位之初罷貢獻省樂工雖足以警動淄青之亂卒然不思因時之制以隄防人心是李惟岳欲世襲於成德一不如志而田悅之徒遂相顧而起向使紀綱素立則彼奔走聽命之不暇又安有四王一帝之僭哉陸敬輿在深為國慮論關中形勢之要居重馭輕之說而且拳拳於府兵之舊此正維持久長之深計

也德宗之制皆於惟不足以知此而乃却而不用奉天之幸亦其勢之必至也洎及都邑而姑息愈甚此所以養成藩鎮之禍若夫憲宗能用杜黃裳諸人故能以威武起衰弊殆非前數君所比者劉闢阻兵巴蜀則既平之李錡之守長江則又平之楊惠琳據夏州則又平之吳元濟之擅兵淮蔡則又平之所向無前所征無克是以王承宗以德棣二州自獻於上程權以滄景一州鎮而自歸於朝烏重嗣之在橫海又舉支郡之兵盡屬刺史向時相與跋扈以拒朝命者垂六十年今皆拱手以導約束直以處置得宜得服其心耳異時河朔之歸劉總之策瓜分其地而稟命於朝慨然欲為諸鎮倡首者是豈無故而然哉正以憲宗威畧在人者未泯也惜乎穆宗溺於宴安而崔植杜元穎輩又恬不之省遂激成朱克融之亂而至於王庭湊之擅魏博史憲成之擅成德合從方命故河朔再失以迄唐之亡當是時魏洪簡君申用事將不得擅令而授方畧於禁中雖以裴晉公之元臣宿望竟不能以成功終於師老討匱而止其後澤潞之役李德裕許河朔世襲以安其心自正觀開元

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有變然則開元天寶之後其所以此亂於禍者其本末於是而可觀矣

南北衙

神策左
右十軍

唐書志曰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騎兵騎兵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而滿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以今攷之曰左右羽林軍曰左右龍武軍曰左右神武軍總曰北衙六軍蓋唐有南北衙兵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初高祖已定天下其義兵願從宿衛者三萬人號元從禁軍至正觀時擇其善射者曰百騎高宗時則置羽林軍武后時則曰千騎睿宗時則曰萬騎此羽林之制也元宗以萬騎平難改為左右龍武於是而有龍武之號肅宗時靈武之後調補北軍置左右神武於是而有神武之名及廣德之初代宗以避吐蕃而幸陝魚朝恩舉在陝之兵而迎扈悉號神策元泰之初吐蕃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浸盛分為左右勢居北軍右遂為天子禁軍非他軍比自

肅宗以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若夫李德裕之在蜀則有雄邊子弟李抱真之在澤潞則有昭義步兵方德裕之在劔南也建籌邊樓以左右二圖而圖其險要率戶二百而取一人使習戰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故南詔吐蕃悉以城降方抱真之在澤潞也以上黨正為正衛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使農隙習射比三年而得精兵三萬遂雄山東此又在外之軍者也

三國晉宋兵

晉置二衛左右前後驍騎七軍以中軍將軍而統之吳多舟師而兵有車下虎士牛車丹陽青巾沈瑩交州義士見步及健兒武射之名非一赤壁之敗兵八十萬須濡之屯兵亦四十萬蜀兵率十萬吳兵三十三萬通三國之兵僅視其戶之數斯民得無病乎晉武之制大抵內強宿衛領之貴戚外削州牧統於宗藩皆懲魏也未幾宗王橫肆而宿衛散於外府禁軍單虛而州牧轉為強鎮是以關門無結草之固晉陽有虜

舉之甲欲強而反弱將削而致大何執事不師古急於矯弊崇私廢公而患生所偏也比及江左江州之兵至或單丁俱上不得蕃休民滋胥怨是以宗室誘之則為八王之亂夷狄壞之則為五胡之擾方鎮聚之則為王蘇庾元之亂自昔禍敗至晉滋極職兵之由終晉之世惟陳總馬隆得諸葛亮古陣遺法畧試一二隆以募兵三千平西涼厥功彌著總事雖不禁見然徒校標識兵之一物耳當宗廟蒼皇之中而白虎幡一麾衆皆解甲麾兮素佻收斂至此孰謂古法不可施之後世而軍政之無益於國哉方五胡亂華之時民間豪傑各推鴟主以寇抄為事元帝南渡依江以立國祖述北討藉以為重自用刁叶議後率以奴為兵庾翼所統六州奴北伐百姓嗟愁戰輒奔敗終元帝世惟謝元一戰有功蓋所謂北府兵也劉牢之常領精銳為前鋒戰無不捷劉裕亦以北府兵有功皆北兵也自劉裕以荆居上流甲兵半朝廷而刁崇立襁褓迭遷方嶽文帝元嘉之政最為可稱置宣武場校獵講武然而丞用其民猜防智將殺擅道濟使王元謨等北伐再舉再敗邑里蕭條當是時

惟荆州尚全後以潘州大重分荆揚別置二州而晉人上流中流重鎮
之意掃地於此蓋自元嘉以來王紂始自十五至十大為半丁十七為
全丁而何承天備邊之論亦云一城千家堪戰之亡不下二千計丁課
役蓋稍稍欲裁制矣。然文帝鏡志中原不暇息民方其一舉悉發六
州倩使暫行而白丁不教輕進易退卒至敗衄帝猶不已由是盡戶發
丁王公子弟亦皆從役重以將由上御士無專統元嘉北伐常授成律
交戰日時亦待中詔嗚呼無感乎斯民至此極也

將在一將

昔晉鞏之戰此晉兵也邲之戰此亦晉兵也夫晉起強於鞏而弱於邲
一哉而勝負異變功業相反何哉吾觀鞏之役也韓厥戮人卻克分訪卻
克流血張侯并轡至於振旅入國士燮後歸策勳勞將卻克先遜由是
范叔歸功於荀庚欒書歸功於范燮有將如此焉得而不勝若邲之戰
則異於此矣方與楚遇荀林父欲還隋武子亦欲還先穀欲進韓子亦
欲進至於鄭人如師彘子欲許欒武子亦欲不許趙括趙同欲許甚者

魏錡求公族而未得戰而敗趙旃求卿未得而怨欲戰而敗夫如是雖
微楚晉固先潰况以楚師壓之則其敗也無足恠由是觀之晉之兵非
有變也將帥之心不一勝負必至此也漢武之世兵數大出元朔五年
衛青以三萬騎有功元狩四年青以五萬騎而無功蓋元朔之後諸校
力戰公孫敖李蔡李沮李息輩皆從大將軍而有功至於蘇建無功青
不專誅三子封侯青不受賞皆謝曰諸校之力夫元戎與列校如此以
之克獲雖三萬不為之寡元狩之行霍去病始寵青之眷始衰分兵異
出而敢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青由是心不平矣李廣欲先當匈奴而
青使並出東道廣固辭青固遣卒以失期死青以不見敵不封而去病
日盛當是時兩軍出塞馬凡十四萬疋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則不知
足以致此故曰選兵不如選將一士心不如一將心雖然士卒有心將
帥一之將帥有心其誰能一蓋至於此則事歸於廟堂而功繫於君相
趙充國上屯田之奏將持久以敵先零非魏弱翁任其說則不能以成
功諸葛孔明出師一表反覆議論大抵望左右之得人以祖述之績著

于河南而以戴若思代之則以憤卒郭子儀李光弼之忠見於復兩京
而以魚朝恩統之則以衆敗李晟以張延賞私憾而失兵柄卒使渾瑊
為吐蕃所詐賀蘭進明以房琯之素嫌而不敢復出兵卒使張巡許遠
為安祿山所殺故曰擇將不如擇兵

擇將

以周瑜之望曹公不啻虎狼而吳兵捷於赤壁以劉元德之視陸遜甚
於嬰雛而蜀師劔於白帝是不在乎敵之堅脆也東西異壤也而鄧文
以縱兵取成都南北異習也而王鎮惡以舟師平關中是不在乎地之
遠近也夫以東晉之衰而謝元得志於肥水開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
於潼關是又不在乎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強弱任無久遠敵無
堅脆地無遠近時無治亂不用之則已用之無不勝焉惟其將而已矣
然則擇將之術宜如何東坡蘇公進卷曰天下之實材不可求之於言
語又不可較於武力獨見之於戰爾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
兵子玉之治兵於為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為賈觀之以為剛而

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知其可用
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冀如治兵之不可欺也武舉方畧之類以來之
親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不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
威也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前代以
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惟王翦項籍二人而多多益辦者獨韓信
能之自餘兵至三十萬未有得志者趙括以四十五萬敗於長平漢初
合五諸侯兵五十六萬敗於彭城以三十萬困於白登王恢引三十二
萬伏馬邑無功王尋王邑以百萬敗於昆陽符堅以八十萬敗於合肥
隋以九十萬敗於遼東其衆愈多而敗愈盛然猶有可議者曰將不善
若曹公則可謂善將矣復以水軍六十萬而敗於烏林是時戰艦相接
故為敵人所撓大衆屯聚故疫死者過半此兵多為累之明驗也雖然
漢擇將之法猶可取焉漢選置將帥不與他官比非昔之所習矣則出
於一時之論薦嘗試而泛使之鮮有不敗者漢之將帥多由於環衛使
其出入於周廬殿陛之間其果毅沈鷲為忠義勇武皆天子之所熟識隨

其材器而使之可也故夏侯嬰以奉車李廣以騎郎將趙充國甘延壽以羽林郎衛青霍去病以侍中其朝夕苞從久為天子見知無不為漢名將韓信為治粟都尉數與丞相蕭何言而奇之卒拜為大將李陵將兵於外天子召見於武臺而卒用以代軍子蓋至於設六郡良家子以為求將之方置羽林期門以為蓄將之地以為良法夫取之於山西出將之地而養之以官禁苞從之中一旦有警則選諸環衛而用之真可謂頌牧在禁中者邪雖然又有儒將焉鄧禹受詩長安光武循河北為將軍馮異好讀書而通孫子法賈復習尚書朱祐習儒學榮遵雖在軍旅不忘俎豆魯肅公在軍陣手不釋卷陸凱統軍好大元論杜預征南通左氏傳妻師德權進士第及吐蕃犯塞從軍西討裴行儉舉明經為朔方總管以儒而能將者也

群書考索卷四十九

後集

群書考索卷五十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兵門 邑人蕭泗校正

御將

太祖之置將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富之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畧其細而求其大又其官而責其成每朝必命坐賜與優厚撫而遣之嘗令郭進第為悉用同瓦有司言非親王不可用上曰郭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之憂進豈減兒女邪此可謂隆之以恩矣取董遵誨於仇讎取姚內斌於俘虜皆用之不惑郭進在西山嘗有軍校訟其不法上口進御下嚴是必罪人懼進法欲誣進以自免也使中人猝以賜進令詰而殺之此可謂厚之以誠矣西北邊軍市之租多賜諸將不問出入往往賞賚又輒以十萬李漢超守關南屬州錢七百萬餘貫悉以給

與漢超猶私販確場規免商筭有以事聞者上即詔漢超悉免關征故
邊將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以居則安以動則勝此可謂
富之以財矣李漢超郭進皆終於觀察使所君不過巡檢使之名終亦
不以大將處之然皆得以便宜從事郭進在西山每遣戍卒以諭之曰
汝等謹奉教我猶效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嘗
少劫此可謂小其名而崇其勢矣王彥昇之好勇馮繼業之自伐然彥
昇守原州繼業之守虛州皆邊境以安此可謂畧其小而求其大矣何
繼筠屯隸州二十餘年董遵誨屯通遠軍四十年其餘皆不減十餘年
邊境賴之此可謂久其官而責其成矣夫寵之以非常之恩則其感深
待之以赤心則其志固養之以非常之惠則其力足以至小其名而不
撓權則位卑者有赴功之心而勇智者得以聘畧其過財則材能進久
其任則功利悉自古用將之術不易於是太祖兼用之故李漢超屯關
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守隸州以防
北虜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傳守溫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

大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守環州馮繼業守靈武以備
西戎如姚內斌董遵誨之徒所領不過五六千人而威名皆行乎夷狄
當此之時元年誅李重進收揚州十一月誅李筠收潞州四年收湖南
六年收蜀十三年收南越十七年定江表之北內則吳越閩海歲奉貢
賦外則交州高麗請吏向化而契丹修好之使數至於闕庭拱揖指麾
而天下一定不知封疆之憂蓋太祖用將之術如此故養士少而蓄材
多操術簡而收功博也其次如漢之光武亦善御將關輔之役不取諸
將之捷聞而獨遣馮異潁川之寇以寇恂之憂國而獨委寇恂荊州之
事以吳漢之不習舟師而獨任岑彭皆素知才畧而明於授任而又能
感之以恩假之以權結之以心觀賈復病傷之時帝撫然大驚曰果然
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男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一時恩意
真足以感動英豪之心至祭遵以軍法殺舍中兒而謂諸將曰當避祭
遵舍中兒犯法尚且殺之必不私諸卿軍旅安將而不警及賈復之於
寇恂有部將誅戮之耻則又為之致禮極歡以消其怒曰天下未定兩

虎安得私闘今日朕分之遂戮力同心以濟天下之難帝之御將亦多術矣

任將任將貴

古者六軍之制軍將皆命卿無事則將歸卿列有事則諸卿皆將宣王之時命召虎以平淮夷而王心又寧一切委之而無疑命程伯休父以省徐士而徐方為之震驚而不可抗亦可見任將之意趙以李牧為守邊將市租皆歸募兵而軍一決於外蓋自閩以外將軍制之古之道也高祖初興築壇拜信以亡虜之人即以數十萬付之可謂專矣魏豹之叛高祖枚數三將謂其不足以當韓信文帝戒景帝即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其後七國之難亞夫獨乘傳會兵以抗吳楚之鋒武帝之興銳意征伐而任將尤所致意李廣之斬霸陵尉帝非惟不加之罰且詔褒嘉衛青霍去病皆選將兵而獨付之是以鴈門雲中之師出即有功隴西祈連之役捕虜之功獨多於諸將光武中興任用諸將關輔之役不取諸將之健闘而獨遣馮異潁川之寇以寇恂之憂國獨委寇恂荆門之

事以吳漢不習舟師而獨任岑彭蔡遵以軍法殺會中兒而反戒諸將以為當避祭遵所以伸其威也唐太宗用李世績於青州凡十六年而竟獲長城之固李靖之擒蕭銑滅突厥破谷渾人皆知其所向有功而不知太宗之任勳為甚專也嘗觀詔靖之言曰兵事節度皆以付公吾不從中治也肅宗之時九節度之師不相統屬而不免相州之敗憲宗用高崇文以討劉闢杜黃裳請不置監軍以一其權故不淹時而闢以平藝祖開創大業委任邊將關市之租悉以賜予往往不問其出入門校之訟主將則遣使歸之曹彬出征授之以劔副將而下有不用命者得以行法焉郭進之在西山蓋二十年李漢超在關西蓋十七年其他何繼筠之屯隸州董遵誨之屯通遠軍皆不下十餘年

兵食專論

昔嘗復熟遷固二書至於楚漢勝敗所由分之際未嘗不為之慨歎也蓋國之所恃以為威者雖本於兵而兵之所恃以為強者實資於食觀高帝自蜀漢而東也未遑他慮而租食之任一付於股肱之佐自關中

而東也初無他策而轉漕之計必委之輔佐之臣及崎嶇於滎陽成臯
間必據敖倉之粟以示刑制之勢則高帝之心固無一日而不在於食
也及高祖欲屯鞏洛以拒楚群臣深以為敖倉之不可棄隋何之說九
江則曰下蜀漢之粟鄴生之說齊王則又曰蜀漢之粟方船而下是乃
之議論之臣亦無一日不在乎食也至於彭越往來河上必以絕楚之
糧為急韓信之定燕擊齊亦以絕楚之糧道為請其他如盧縮劉賈之
侍出入楚地專以焚燒積聚為事是外而奔走之臣惟恐敵人之或豐
乎食也夫當存亡呼吸之間而運籌決勝之策惟以兵食為成敗利鈍
之幾此漢之所以得而楚之所以失項氏曾不悟也既得敖倉反視以
為無用之具棄置不守乃用以資漢徒使老弱轉糧於千里之外而識
事者固以預計楚兵之不足疲也其後太公之歸正以食少鴻溝之約
亦以食盡勢窮力竭不復自振而卒使垓下之敗夫觀楚漢之成敗在
兵食之多寡則後之議用兵者無亦思所以制勝之術可乎

兵法

古法兵之存於漢者百八十二家張良韓信刪取要用者定為三十五
家中更散逸而其後任宏校理兵書論次為四種而權謀形勢陰陽技
巧之別猶有五十三家則漢之兵法亦云備矣唐李靖請張良所學者
太公六韜三畧韓信所學者穰苴孫武蓋亦因其紀上所傳與夫背水
之陣以證之也然攷之藝文志上自神農黃帝風后力牧下至公孫鞅
范蠡大夫種孫吳之書無不載為兵家而獨以六韜列之於儒曰周史
之六破六篇是也所謂太公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則
列之於道家者流是何黃石之所授於留侯者特不見錄以為兵書邪
蓋太公之韜畧非若孫吳穰苴詭詐以求勝也吾觀夫漢家以來孫吳
六十四陣為都隸之法而又教其將學孫吳兵法則是當時急於趨利
爭為詭詐權謀以速勝也太公之韜畧固視以為迂緩而不之好君臣
將相浸不之省歷世久遠而子房之所學者類為無用蓋無恠乎不錄
於兵而錄於儒與道也至司馬穰苴兵法乃齊威王使大天追論古司
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號曰司馬穰苴法前漢藝文志軍禮司馬法

百五十五篇載在禮書之中而唐書藝文志載司馬穰苴法三卷在兵
法之類皮日休讀司馬法曰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
民命漢魏尚權取赤子於利刃之下爭寸地於百戰之內是編之為術
愈精而殺人愈多此所以嘆後世之兵法也自今觀之兵法以韜名者
如太公之韜梁元帝玉韜劉裕金韜皆韜也以法名者如田穰苴司馬
法魏武續孫子兵法伍子胥兵法交將軍射法皆法也有以畧名者如
黃石公三畧魏文帝兵書要畧景祐神武秘畧慶曆邇英續經武武畧
熙寧經武要畧皆畧也有以要名者魏武兵書接要武德圖五兵八陣
法要皆要也有名之以鑑者李靖六陣鑑李淳風垂鑑皆鑑也有名以
孫子者則又有魏武注孫子杜牧注孫子焉有名以吳子者則又有賈
翊注吳子焉其他如孔衍兵林司馬彪兵記吳兢之兵家正史李光弼
之統軍靈轄秘策李德裕西南備邊錄郭元振定遠安邊策劉秩止戈
記皆兵法也然在用之如何耳趙括善讀父書而不能免長城之敗馬
謬善論兵法而不免街亭之敗房琯學春秋車戰法而卒敗於陳濤李

元平好論兵而竟辱於降虜霍去病不學古兵法而自顧方畧如何山
濤不學孫吳而暗與之合虞翊不從兵法日行二百里變孫臏滅龜法
而乃為之增龜張巡用兵嘗依古法以謂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而
已是不專在法也惟韓淮陰得於兵法而有以致背水之勝李衛公
不廢兵法而有以成定襄之功此可謂善用兵法者子房受書圯上老
人卒以一篇為沛公謀臣其發策建議初無一言及於太公兵法借著
之謀踞鞍之間皆漢存亡之決秦宮數語無不剴切帝心而卒濟大業
八難之說至論武王造周之業皆武成之設施也急趨丞相定功行封
蓋異日治齊尊賢尚功之意也以皓之來蓋西伯善養老天下之父歸
之之意也此皆在兵法中後世莫能察而獨高祖信用於當時此子房
所以善談兵者歟史家謂子房以太公兵法說沛公而不知子房未嘗
以兵法為言也晁錯以儒者上兵書魏相以儒者識兵畧士大夫指司
馬孫子兵法以為談者蓋不一數孰有如子房善藏其用哉抑又有攷
焉黃帝始置八陣法其後唐獨孤及有風后八陣圖諸葛亮造其圖於

魚腹平沙壘石為八行之武皆莫能識韃撻虎深明其法以授李靖乃
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大抵八陣者即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
即七軍七軍者圓陣也七軍加前後二軍即為九也宋置殿前馬軍步
軍三帥即中軍前後軍之別名而馬步軍都虞侯是為二虞侯天武捧
日龍神衛四廂是為四廂軍焉其制蓋原於此不獨此焉在成周則有
大司馬陣法在春秋時鄭則有魚麗陣宋則有鵠陣鶴陣越有牝牡陣
晉毀車為行五乘為三五為伍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
為左角偏為前拒此又其步軍之法漢郡隸之法用孫吳六十四陣漢
垓下則又有陣法史記載高祖與諸侯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
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項羽之卒
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復乘之垓
下大敗此馬隆所謂魯公不識者也

兵器

周官司兵掌五兵五者各下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五兵戈及戰首矛

夷矛也五者槽肯干肯之屬也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王弓弧
弓以授射甲革楛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豸侯鳥獸者唐乃大弓以授
學射者使者勞之此六弓之名也凡弩夾便利攻守唐大和車戰野戰
此四弩之名也凡矢在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鏃矢用諸
近射田獵矰矢弗矢用諸弋射常矢庫矢用諸散射此八矢之名也函
人為甲犀角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此又甲之名也漢自郡國至于
京師皆有武備在郡國則有庫兵或置工官庫兵以等賦為之而工官
與鐵官同置於產鐵之郡在京師則有武庫令掌於中尉而天子又有
若盧考工室若盧以藏兵器考工室以主作器械一以少府主之武庫
則以大司農錢為之也故母將隆以為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備繕
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邊吏職在距寇者得賜武庫兵其或邊兵不足
則亦出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此武庫之制也以史考之公孫弘禁兵
不得挾弓弩與漢置強弩將軍之號則知漢之兵器率以弩為尚也故
攻戰圍守凡將帥所用一皆以弩為急李廣之擊匈奴以大黃射其裨

將李陵之步戰亦以連弩射退單于段會宗入烏孫選兵三十弩而陳湯之圍郅支亦以戰弩以後是知漢之兵用無急於弩而亦嘗時之所尚也不然晁錯論匈奴中國之長技何以云勁弩長戰匈奴之弓不能敵邪諸葛亮傳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皆出於其意晉馬隆募勇士腰引弩三十六鈎者得三千五百人討涼州賊社牧之言於李德裕請用宣潤弩手二千擣澤潞○皇祐中有衝陣無敵流星弩○熙寧中神臂弓又有狼牙箭鴨嘴箭皆兵器也

軍捷

自古出師而有功者皆可致焉漢貳師之斬大宛鄭吉之破車師傅介子之斬婁蘭馮奉世之斬涉車陳湯之斬郅支定軍師而通于闐者竇固也斬虜使於鄯善而威振西域者班超也呂蒙斬關羽以定荊州而其言曰羽討樊而多備兵必恐蒙圖其後也蒙以治病還建鄴羽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王濬羊祜大舉伐吳社預與諸軍議今其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

後皆迎刃而解遂指授群帥方畧徑造建康祖逖之復河南也中流擊楫而誓遂也淮陰進克譙城至雍丘黃河以南盡為晉土元溫之入關洛也發江陵水軍自襄陽而入關中遂至霸上人民爭持牛酒迎勞謝石之破苻堅也謝元為前鋒元先遣劉牢之五千入直指洛澗進屯壽陽臨淝水元等以精兵決戰堅兵奔潰聞風聲鶴唳以為王師之至隋賀若弼韓擒虎之平陳也若弼攻京口擒虎濟采石南北並進而陳人皆遁至于唐之李靖之破頡利以三千喋血虜庭遂取定襄太宗以為足以深渭水之耻者李靖也李靖之破吐谷渾也雖老尚堪一行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而降其國人者亦李靖也李勣之俘高麗也率總管兵以伐高麗部其地為都督者李勣也李勣之破薛延陀也與騎卒徑造白道而殘卒遂奔漢北者亦李勣也李孝恭之破蕭銑也修戰艦於江中而後勝也侯君集之平高昌率五總管之兵而後討也阿史那社尒之俘龜茲則在於正觀之間蘇定方之俘百濟則在高宗之世劉仁軌則有破新羅之功薛訥則有破吐蕃之功薛仁貴則有破

突厥之功在肅宗時安慶緒之難則有郭子儀復長安克東都在廣德中吐蕃之難則有郭子儀收長安復京師朱泚之亂而克復京師者李晟也劉闢之叛而遂趨成都以擒闢者高崇文也吳元濟之亂而請身督戰誓不與賊偕行卒使李愬傳縛元濟者裴度也

軍旅

古者以井田制軍人五人為伍積而為兩為卒自五卒為旅積而為師為軍而天下之軍具矣連帥比年以簡卒卒正三年以簡徒群牧五載大簡車徒則選擇為有時春振旅以蒐夏芟合以苗秋治兵以狩冬大閱以狩則練習為有時任地事以令貢賦則農時不違因農隙以講武事則武備無缺此兵制之所以備於周也自管仲變周兵為內政制國為二十一鄉商之鄉六而士之鄉十五故有軌里連鄉之制鄙為五屬立五六天使各涖一屬之政故有邑卒鄉縣屬之制國中之士為兵鄙野之民為農兵不諳耒耜之勤而農不識干戈之事自是先王寓兵於農之意泯矣晉汴州兵置作安甲戰國時地方二十里帶甲數十萬臨

簡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卒固以二十一萬大抵戰國之制勝甲以上籍為民兵而民力困矣漢無計口授田之法故賦兵以丁而不以田自其二十三為正卒五十六而退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置材官於郡國而京師則有南北軍南軍則光祿勳衛尉掌之北軍則中尉掌之其地巴蜀三河潁川則多材官隴西天水安定則多騎士西北之地則多輕車故關東上郡北地皆有車東南之地多樓船故博昌潯陽會稽皆有船以至臨淄之弩手荆楚之劍客各惟其土之所宜而習熟之一旦有事則以羽檄召天下兵而無有不集事者以至精兵郡國人主親為擇將相代地吾所急委陳豨淮陽兵勁實擢灌夫歲及立秋則嚴兵法之肄郡試而不諳郡所者則必免此漢制之得也若夫以軍擊虜預郡國材官之數者發之可也奈何吏無告敕父母有市籍而一切征行甚者列侯封君吏二千石有所不免得無困於征行者乎成邊備胡如上郡北地隴西之兵調之可也奈何淮南之於漢汝南之於金城相去幾何而一切調發得無困於調發之勞乎自甲興之後兵旅尤弛都

試之法不可罷者罷之三校尉之官不可廢者廢之至於郡兵不練而專倚南北二軍以集事士大夫不閑武事至使邊將以入朝此其所以失也唐因西魏周隋府兵之制而益修之二十為兵六十而免而民無常兵之勞三時耕稼一時治兵而兵無常聚之患置府六百三十四而居關中者二百六十有一所以明輕重之勢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所以杜禍亂之原至於器甲則出於兵衣糧則取辦於民國無養兵之費折衝農隙教習戰陣防閑不精則罪至折衝國家有所召發則下符契於郡府參驗乃發故李泌曰正觀中北滅突厥延陀西取西域皆府兵也杜牧作十六衛自正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戎臣兵伍未始有變者此也自正觀而後番役更代多不以時侍官之重乃先役是以張說募騎兵以為長從宿衛而番上之制已廢李林甫募長狂兵以息山東之戍而邊戍之制又廢自是兵農既分於是有養兵之費至其甚也天寶以後騎兵之法又稍變廢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而方鎮之兵盛矣諸道節度盡用胡人而精兵咸聚西北而天下之勢偏重及其末也天子亦

自置兵於京師號曰禁軍而天下治亂之勢遂繫於兵故藝祖立國之初置兵二十萬京師十萬以制外變外郡十萬足以制內患而又嚴階級之法置更戍之令斬川班殿直以懲其妄訴之罪廢雄武軍以警其侵畧之擾闕武便殿以精其藝募習水戰以習其能此宋御兵之法如此也

車戰

古之用兵也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庇兵械衣裘有所賡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為利大矣昔周伐鄭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邲之戰楚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攷之周禮五伍為兩四兩為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百人為卒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杜預以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

考索後卷之五十一
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
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
畧可知矣。兵之道，惟車有節，諸侯節制不謹，遂以遂利於原隰草莽之
間。於是有還淳而止注水而止，往往軍戰由此浸窳。趙武靈王大變中
國之法，而用胡騎。然六國之時，亦多用車。漢夏侯嬰傳破李由軍，雍丘
以兵車趨攻，從擊章邯。東河以兵車疾戰，擊秦軍洛陽東。以兵車趨攻
戰此楚漢之際，用車畧可見者也。衛青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為營。李
陵至浚稽山，以大車為營，引士出營為陣。光武造樓櫓戰車，置塞上，以
拒匈奴。孫吳之陣，猶有革車之陣。見於周禮車僕之注。下及三國諸葛
孔明用車戰，亮之後，其法不傳。惟晉馬隆常依扁箱車以討鮮卑，而涼
州以平馬隆之後，又莫之用。惟宋武帝以車戰得志於天下。武帝之後
又莫之用。惟宇文泰高歡之徒，又嘗畧用之。唐太宗與李衛公問對，雖
論車甚詳，而未嘗用。元宗實錄云：哥舒翰為後魏車，或塞險道以遏奔
衝。新唐書云：馬遂為後魏車，威振北方。房次律用之，而遂有陳濟斜之

敗古者車，冒以革而瑄用木。馬幾何而車不見？焚古者駕以駟而瑄用
牛焉。幾何而牛不髀？髀古者射御必精，而瑄則用劉秩將市人焉。幾何
其不一敗而塗地？或者謂晉人以什共車，必克房瑄以車戰取敗，遂以
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之愈。是以知晉人之克非什之利用，什之幸也。房
瑄之敗，非車之不利，用兵之罪也。古者教民以射御為藝，君子以射御
為能。故君子曰：吾執御乎？執射乎？古人相率以射御，如此切嘗誦詩，見
其材之良焉。御之精焉。駢服之漸習焉。然後知斯民之習於車，果非一
日之可能也。三代各有所尚，惟周人獨上輿。故一器而兼衆才者，車為
多。而有輪有輻，以為之行，有箱有較，以為之安，有軸有轂，以為之利。有
矛有矢，以為之建，有旗有旒，以為之織。而其詩曰：小戎儻收五檠梁，軸
四牡駢駢，旗旒有翻，言其材之美也。當時士無貴賤，莫不安於乘。馳便
於射御，未嘗有轆而澄，鎧鞍而騎者。其詩曰：淑善射忌，又良馭忌，不失
其馳，舍矢如破，言其御之精也。人安於上，輿載於下，輿乘承於載，馬順
夫輿施之行，陣之間，則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而其詩曰：執轡

如組兩駝如舞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其駝服之漸習也

舟戰

周禮作舟以行水月令命舟牧覆舟太公三略有水戰周制徒出於井
馬出於立車出於甸舟師未詳其制焉春秋之時秦穆伐晉濟河焚舟
是秦用舟也楚敗晉于邲晉中軍下軍爭舟師以伐吳是晉楚之用舟
也楚敗吳于長岸獲其乘舟餘皇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於
豫章而潛師于巢楚圍巢克之是吳之用舟也越之報吳凡四萬七千
人而習定流一千是越之用舟也漢地理志廬江有船官攷諸傳則潯
陽有船傳昌有船桂陽有船豫章零陵皆有船韓信之擊魏陳兵於臨
晉而以水壘渡軍襲安邑東歐告急遣嚴助將會稽兵浮海救之中興
材官騎士既罷而三郡棹卒四部黃頭班班可見此兩漢之用舟也然
歷代舟師有用之於淮者有用之於江者有用之於蜀者有用之於河
者有用之於海者梁韋叡伐魏乃裝大舟以廬江水軍攻魏元英於邵
陽洲大潰魏章皆用之於淮也曹操與周瑜遇于赤壁瑜乃取蒙衝聞

艦十艘載荻柴以焚之魏兵由是大敗晉武伐吳王濬作大船連舫以
木為城起樓櫓盡鷁首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此用之於江者也建武岑
彭伐蜀公孫述絕水道以拒漢兵彭乃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橈皆船名數
千艘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蜀兵大敗此用之於蜀者也吳蜀長江之險
全籍舟楫而舟師尚用於南方晉元溫北伐勒舟師以逼許洛劉裕伐
慕容超討姚洪亦浮淮入泗自河浮渭南方之長技始用於此宋武北
伐王鎮惡率水軍自河入渭所乘皆蒙衝小艦汴渭而進北土素無舟
楫莫不驚以為神遂克長安此用之於河者也春秋時吳欲自海入齊
不克而還則猶未習海道之戰吳晉爭長黃池越范蠡泛海泝淮以絕
吳隋伐高麗率江淮水軍舳舻百里浮海先進唐太宗用戰艦五百艘
自萊州越平壤以伐高麗蓋又用於鯨波之間矣然唐水戰之利不載
於兵志按漢武帝以樓船士二十餘萬擊粵元狩三年發調吏穿昆明
池以習水戰亦有樓船之制唐獨不講何哉然孝恭破蕭銑以荆襄總
管兼統水陸嗣曹王臯討李希烈以江漢之兵大治戰艦亦必有法矣

兵志不述焉惜哉宋朝建隆有教船池開寶以為講武池雍熙習水戰於水心殿祥符置神衛水軍今之所守沿江屯重兵沿淮列城屯皆得控要重而據之明之定海平江之許浦皆駐舟師通之料角平江之與江陰皆有屯戍是今守海道之說也國家江海要害副置水軍皆習水戰戰又多造舟艦精緻堅穩夫防淮及江不足為今日道自淮及泗則汴水湮塞已久獨不可自通泰入海擣登萊高密以搖山東乎往者虜酋送死海上之捷與有力焉

馬政

成周之時設校人之官非徒具六馬之數也辨其六馬之屬凡軍事則物馬而頒之設庾人之官非徒具十二閑之數也教以阜馬佚特教馳攻駒則其教之也為有素矣惟其教之也為有素則用之也為適宜宣王中興此意猶有存者比物四驪閑之維則閑習為如何兩驂不倚不夫其馳則其馳御者為如何中興之功或者其有得於此春秋以來秦晉交戰於韓原晉馬旋渾而止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晉固非少於馬者

而乃不能以求勝及晉楚之戰于邲楚許叔御樂田以致晉師執轡掉鞅動中程式晉莫能當其鋒用能車馳卒奔以乘晉師荆楚之地固非馬之所產而獲其用如此觀韓原之戰則知馬不貴於徒盛觀邲之戰則知馬不可以不習漢氏之馬太僕之屬內則五令外則有西北邊有三十六苑至武帝則廐馬蓋四十萬矣衛霍之師發十萬騎而秋從者又十四萬戰爭之餘入塞者曾不滿三萬則其馬數雖多而習於用者或少而未精歟不然自兩將出塞之後史何以言其竟以馬少不伐胡邪中興之後益務省約六廐之存者一耳三十六苑之存者流馬耳何望其教習邪蓋至於唐隴右三牧八坊四十八監之制可謂養之得其地矣自張萬歲之司群牧至于王毛仲之領閑廐可謂制之得其人矣開元之中馬至四十餘萬馬色則為群望之如雲錦唐馬之盛莫盛於此然祥山之變馬至不能授甲雖多亦奚以為哉宋朝自咸平置群牧司景德置群牧使所以重其事也牧馬之盛至二十萬非徒盛也觀王明群牧故事一書則見其生息之方訓習之制莫不咸載是蓋知馬政

之所先者自熙寧廢牧馬之制而賦馬於民故其制始紊矣今日東南之馬皆取於西北此宋之所以設也互市之廢歲不下數百萬舉西路摘山之饒僅足以當歲市之費所入之綱凡百五十有一而一綱之計為馬五十是歲致馬八千矣存者既多來者未已則何患乎馬之不多然馬之不多非所患不習深可憂此愚所以拳拳言於今日也

又論

周官校人之職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駕馬一物此馬之種為不同也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圍三乘為阜阜一趣馬三阜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駕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此養馬之政為有等也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此養馬之制為有別也其他所謂馬量三物則屬之馬質掌其牧地則屬之牧師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則職之使人此周之馬官也若夫卿師之職曰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馬牛

之物辨其可任者縣師之職曰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度及馬牛車輦此皆馬之在於民者也至春秋時魯新延廐而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哺而入此馬政之尚存於古也晉衛公韓原之戰乘鄭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惠公不聽戎馬還寧而止此其不合於古者也晉悼公使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晉有乘馬御之官宋有校正之官此掌馬之可攷者也晉有屈產之乘吳伐楚取駕之良馬也此馬名之可攷者也漢之三十六苑分布於西北二邊豢養教習擇取其良以給天子之六廐故北地西河遼東諸郡皆有牧師而太原亦有家馬官自天子六廐以供乘輿餘悉養之邊郡武帝將有事於征伐益盛養馬以西河上郡為萬騎太守而馬政始兼掌於郡二千石矣蓄積廐馬有四十萬自遣衛霍之師發十萬騎及私從馬十四萬窮追匈奴然死者十餘萬入塞者不滿三萬故自兩府出塞之外竟以馬少久不伐胡於是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每限以三歲而歸息什一以除告滯之令然

終不能補車騎之乏上乃藉吏民馬而課息及於天下矣夫漢之馬政
自其分牧於邊苑而蓄養之地得其宜寄牧於邊民而歸息之制為不
迫至於藉取吏民馬以補車騎行此下策而其計出於無端非惟民擾
且不足為軍用也至於後漢馬政殆廢舊有六廐而中興省約之後止
存一廐舊有三十六苑而中興省約之後止有漢陽流馬一苑則與西
漢大不同矣唐初得突厥馬二千疋及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
右監牧之制遂始於此其官領於太僕初用張萬歲領郡牧自正觀至
麟德四十年間馬四十餘萬置八坊於岐幽涇寧之間募民耕八坊之
田以給芻稼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可見馬之
盛也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開元初王毛仲領內外閑廐使稍復舊始
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天寶以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議者
謂秦漢以來戰馬最盛故范祖禹唐鑑曰唐之國馬惟一能臣而掌之
不數十年而其多過於二百倍曰此任職之專也傳曰冀之北土為之
所生夫馬必生於邊隅而養於苦寒之地稍遷之中國則莫能壯也唐

養馬於隴右非獨就其水草之美蓋置之西戎之地必求其健也凡欲
制事得其人而善其法豈有不盛者乎宋初歲遣市馬於邊自是閑廐
始充太宗平太原之後得汾晉燕薊之馬分置諸州咸平三年置群牧
司總以內外馬政其後歲遣判官一人巡行諸監景德中群牧司判官
王明上群牧故事六卷採摭舊聞次其類例上曰上古下暨皇家生息
之耕登蓄字之訓至於九龍十驥之名稱東門西門之骨法無不具馬
亦可見其盡心於職矣雖然自穆王巡狩而八駿之名顯曰赤驥曰渠
黃曰驊騮曰騄耳之類在李觀則有序在曰居易則有歌此其名之彭
彭者也曰車兵曰路軫曰騎馬曰駿馬武帝又改門曰桐馬此漢太僕
曰令丞之名也曰龍馬曰閑駒曰橐泉曰鞠駝曰承華此漢太僕五監
之名也曰未央也承華曰駒駝曰騎馬曰路軫曰太廐此漢云廐之名
也曰汗血曰天馬曰溼洼曰余吾此武帝所得於西域之名也曰飛黃
曰吉良曰龍媒曰騊駼曰馱馱曰夫蛇此唐左右六閑之名也曰祥麟
曰鳳苑此唐二廐之名也曰保樂曰甘露曰南晉曰北晉曰岐陽曰太

平日宜祿曰定足此唐八坊之名也曰騰霜曰皎雪曰凝露曰决波曰
飛霞曰發電曰流金曰祥麟曰奔蛇此正觀間骨利幹十驥之名也憲
宗伐蔡市馬於河西故有龍波監之名穆宗牧馬於銀州故有銀州監
之名此皆不可不知也凡兵之動莫善於馬之良六月之詩四牡騤騤
二章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二章曰四牡脩賢其大有頌五章曰四牡
既信既信且閑

馭夷狄

昆夷獫狁之患外既有以示薄伐之威而來薇之戎役內又有以嚴守
禦之備一月三捷無非所謂征伐也薄言還歸則終於仁愛而已矣蓋
肆不殄厥愾亦不隕厥問祚域拔矣行道允矣此聖人待夷狄之常法
也宣王中與帝征北伐人知其攘夷却狄而不知獫狁期於薄伐猶文
武之策荆蠻至於來威宣王曷嘗拒其來哉修車馬備器械要亦盡其
在我者耳豈非馭夷狄之上策乎

恢復

東漢之初群盜竊據而天下之勢遂紛紛而不可禁樊崇轉掠於青徐
赤眉擅切於三輔王郎之徒復盤錯於邯鄲邕異之間當是之時漢之
遺緒蓋凜凜乎可懼矣惟光武屹然自會於南陽宛葉之中獨能恢復
先漢之舊力倡大義以動漢民謳吟之思故尋邑之師震盪退縮而不
敢抗雖以百萬之衆特剪除於昆陽一戰之頃而天下之勢自是而立
其後北徙渡河而豪傑之士至杖策而歸附出師西陝而三輔之民至
攜負以相屬河西奉命不勞寸兵而隴蜀之役皆次第而告平此豈特
其廟謨雄斷要之以寡而擊衆正以其義在人心不可禦也方吳氏以
曹操不正而自立於江東則所與為仇者實操也為吳之計者要力主
大義正名討賊以共扶漢業於傾覆之餘則芍陂之地操必不敢入淮
而為屯田之計也濡須之地操必不敢擐兵而為臨江之計也龍舒之
地操必不大開稻田而為逼吳之謀也柰何孫權立國之初僅為保守
江東之計而無復規恢中土之畧故合肥之役一為張遼困敗之後遂
斂衽而不敢與之爭顧反委質於魏而務為自全之計雖周瑜魯

蒙陸遜之徒相為策畫不過為吳計爾故赤壁之戰在公瑾雖知操為漢賊而卒不能為漢以討賊此吳之所以失也不然吳豈特自全於江東而已哉東晉自劉石之難而自植於江左則所與為仇者實在劉石也為晉之計正當出於救難自誓復仇以明不共戴天之義則祖逖進兵必不肯率荆而使之自沮也周嵩復仇之請必不肯擯斥而使之不遇也五胡亂華之禍必不肯迭起於中夏而不知止也奈何元帝立國之初止為植立江左之規而無復恢復中華之故意刻日北伐旋即反旆而遂歸罪於漕運之臣加以王導畏法不能酬其克復神州之語故晉之規模遂止於守而不能以進雖庾亮庾翼褚裒商浩之徒間嘗出師而終無補於晉耳肥水之勝亦出於謝安保淮之計而不能乘其進取之機此晉之所以失也不然晉豈特苟安於江左而已哉劉宋之北伐雖嘗有功而終不能以成其功蕭梁之北伐雖嘗得地而不能守其地方劉裕以求滅南燕取後秦帝之關輔之險固已有混一區宇之勢矣然天心之所向已不能拚於夏連勃勃之言則其義亦不直於人心

加以文帝之志惟在河南而無復幽冀之畧故到彥之統帥舟師徑趨河洛司亮之地嘗一平矣未幾而復失柳元景嘗以襄陽之師克復潼關關輔之地嘗一平矣未幾而復失至魏人瓜步之師徒追咎於檀道濟之不存而不知其所失者蓋在我也梁自肅衍之初義陽之師鍾離之圍固以不振而漢中劍閣之險皆相隨而盡入于魏正宜奮張英武大正討虜之策以強中國之勢帝也志意凋落而無規恢之謀故蕭先之師雖大舉以伐魏然不能因梁城之捷以成深入之功卒以懦怯而自退韋叡之才雖屢出以勝魏然不能因魏師之既退以復三關之地卒因詔命而論罷兵其後與魏通和而夷夏之辨混然無別此所以為梁之失也

屯田

屯田之法在漢文帝時則有北邊屯田之言在武帝時則有西域屯田之策在昭帝則有隴右屯田之法在元帝則有南邊屯田之議至於李絳請開營田省度支漕運李泌欲以屯田易府兵之法端拱戶何承

屯於河北而募耕隙地障水為隄以遏寇衝之奔軼虜窺麟州為河
患龐公請募耕麟州者復租稅十五年元昊擾邊范文正公上屯田之
策以謂沿邊兵寨可置屯田據敵定課軍獲餘羨皆屯田之策也以史
考之漢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犂而輪臺
渠犂皆有用卒至宣帝鄭吉田渠犂以積穀遂破車師此屯田於西域
者也趙充國擊先零謂擊虜以殄滅為期遂上奏願罷騎兵屯田陳十
二利此屯田於金城西羌者也建安中劉馥鎮合肥廣屯田修芍陂茹
陂七門吳塘以溉稻田而公私有積鄧艾自鍾離而南積石以西五里
而置一營淮南皆相連接自壽春而至京師農官兵田雖犬之聲什陌
相屬每軍興則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有餘而無水害此屯田於淮者
也羊祜鎮襄陽吳石城守去襄陽七有餘里每為邊患祜乃以詭計令
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
無百日之糧季年有十年之積此屯田於襄陽者也晉元帝時應詹上
表曰江西良田曠發未久久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

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此屯田於江西者也魏氏經營四方棗祗建置
屯田募百姓屯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數年之間所在積粟
倉庫皆滿郭子儀以河中軍食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
卒皆不勸而耕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此屯田於河中者也唐李瀚
有嘉興屯田紀績頌此又屯田於嘉興者也雖然有民屯有兵屯漢之
屯田以兵唐之營田以民漢自通西域始以校尉將卒屯田渠犂趙充
國既罷騎兵所留蓋弛刑懸募及淮南汝陽步兵唐因軍府以置營田
天下之屯凡九百九十有三或屬司農或隸苑內或分請州軍鎮或以
御史蒞輸或有警則以兵千人助獲地之良薄與歲之豐約等而三之
屯官助功則賦其等為上下不特此也漢張掖之屯臨羗之屯許下之
屯陳蔡之屯鄧艾屯以兵也東晉用三吳之流人墾江西之曠土後魏
籍州郡六十一以為屯田唐李絳請營田於振武王起營田於靈武
時宗商侑以流民營田於義昌屯以民也然屯田之法非內外得人則
不可行趙充國議屯田魏曰實主之韓重華之屯田李絳實之屯田

考後卷之五十一
得人必讚其議者也農師德屯田豐州身衣皮袴以率先士卒也
屯田渭濱使兵雜於居民之間百姓按堵軍無私焉此外得人以督其
耕者也

群書考索卷五十一

後集

